

浮生三辑

历浩劫●倦东篱●恋红尘●
——一个旅港半世纪海派作家的爱痛人生

吴正 著 作品

现代现实主义 华语海派文学作家
首部人生散文回忆录





浮生 三辑

吴正 著

世纪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三辑/ 吴正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532-2

I. ①浮…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2320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
封面装帧 流 鲤



浮生三辑
吴 正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1
字 数 230 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532-2/I·1298
定 价 28.00 元

听螺 1

1. 战争与和平……2. 青石板下的春天……3. 月光……4. 床边
童话……5. 钢琴……6. 眼镜……7. 游戏的规则……8. 少女
的祈祷……9. 享受平凡……10. 美, 变奏自真……11. 诗人与盲
美……12. 上帝的涵义……13. 海……14. 笔……15. 老……
16. 与云的对白……17. 灯语……18. 秋……19. 秋在巴
黎……20. 夕辉中的茵斯布鲁克……21. 领带……22. 听螺……
23. 美、钱、权及其他……24. 肖邦的夜曲……25. 月光德彪西

水仙情结 49

1. 可爱的记忆……2. 自私的礼物……3. 故乡回旋曲……4. 母
亲……5. 我的书斋……6. 水仙情结……7. 春冬间的日子……
8. 支票……9. 作家路……10. 自虹镇老街出发……11. 自编自演
人生戏……12. 烟云岁月——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九六……13. 在瑞士
的天空下……14. 地铁音乐家……15. 故乡, 这个名词……16. 流
彩百年南京路……17. 蝶化人生……18. 香港女儿……19. 居高声
自远——建业其人其字其画……20. 光明失复记……21. 当年离我们
有多远?……22. 亲近上海的方式……23. 母亲的目光……24. 父
亲眼中的父亲……25. 悼母篇……26. 童年的鱼缸……27. 重返香
江……28. 文学、家庭与我

绵情昏睡 147

1. 绵情昏睡在思辨惊醒时……2. 从缺席了上帝的今天扯起……
3. 究竟缺乏了什么？……4. 物质与精神……5. 作品与时代……
6. 剽窃这门学问……7. 理解上海男人……8. 作家在人间——沪港文经思考之二……9. 融入主流——沪港文经思考之三……10. 见证历史一刻——沪港文经思考之十一……11. 语言的比重……12. 学会宽容……13. 另一场战争——政经大随笔之一……14. 别裁人生的尝试……15. 立体创作与当代……16. 净化生活的角落……17. 做一个坚毅的执灯人……18. 文学生命与生命文学……19. 关键词：文化中国·当代·语言·教育·反思·作家·作品及其他

后记 233

- 《浮生三辑》编后记……
数易其稿——代新后记

听螺



亿万年的投影，千古的斑记，永恒的反省，月
光便是；最单纯的音乐，最原始的绘色，仅一
字的诗句，那是——
虚。

1. 战争与和平

到家已经是九点了，疲乏和颓废征服了我。而暴跌的股市令思想惯性地转向那个已不再有价值的念头：假如我在昨天都将它们卖出了，那又有多好哇！

亲人们对我永远最理解，整局晚饭桌上没有笑语。太太说：“孩子测验得了个满分。”我没吭气。母亲说：“多喝一碗乌鱼汤，今晚煲得特好。”我不做声。两个孩子更作乖，由始至终，竟没有一句争食的吵闹。

十点正，电视照例打开，宏博而悲壮的音乐之后，映出了几个断锯型的字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

大家一样无语地观看：母亲怎样祝福儿子，妻子怎样吻别丈夫；战壕里，士兵怎样掏出那帧家乡和亲人的相片，凝视着，然后插刺冲锋；战俘营里，单衣的战俘又怎样在万里外的西伯利亚雪原悄然僵毙。残酷，进行着，人类只是无法自拔……

当悲壮之乐再起，大家才从历史的恍然中回进现实。是上床的时间了，但谁也不想动弹。我突然用一条臂抱住了两个女儿，另一条则搂紧了妻子，母亲坐在我们对面，她说：“那年八·一三，在上海，我抱着你已不在人世的大哥逃进租界，日机‘哒哒哒’地在后面追赶，不知道哪一粒子弹会轮到我们。”太太说：“其实，只有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才会有股票，那么一种刺激。”我环望着她们，一个接一个，口里没有，心里在说：“世界需要和平，我需要的，只是你们……”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圣诞前夜

2. 青石板下的春天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阳春，我结伴上海诗人黎老同游西湖。一个诗的季节，一个诗的地点。一个诗的游伴，我们选坐在废弃于湖畔的一方大青石碑上，望着阳光下粼粼的湖面出神。碧草已深，遮住了我们的脚踝，石碑是一方古代的遗物，弯曲的篆刻传递着某类遥远的讯息。

“还是起身走吧！再说，也不要压死了石板下的春天。”

我蓦地被一种莫名的内疚刺痛：“是的，压死新生的，除了青石板，就千万不能包括我俩！”

当我们沿着湖岸，外套搭在臂间，开始信步之前，我向青石碑丢去了最后的一瞥：我们的文化就如同我们的历史一样悠长啊。

那次漫步我们谈了很多，谈社会、谈人生、谈文坛、谈诗歌，谈及很远很远的过去以及未来。

入夜了，黎老已呼呼入梦，我仍失眠。推开宾馆临湖的窗页，夜正深黑。在这冬虫早已死绝，夏蝉还未诞生的季节，只有醉跌进湖水中的星星在静静地闪烁。不知怎么的，我老抛不开对于那方青石板以及石板下萌动的，丝丝挣扎着的生命的牵挂。

春，正向她的深处走去……

一九九零年三月

3. 月光

月光是在阳光的男性消耗、疲惫、淡晕、隐没之后的那种女性的露面：温柔、病态、默默且医治创伤如一贴带薄荷镇痛剂的膏药。

曝晒了一天的丘岗的肌肉，此刻正赤裸在她凉凉的舐吻中。万雀寂静，千株肃立，唯她流动；天空黝黑，大地黝黑，唯她乳白；凡喉俱瘖，凡眼皆合，唯她辛勤；上帝沉思，历史断章，唯她持续；山入梦，水入梦，人入梦，唯她清醒。月光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永远试图以其苍白的振臂诉说某些真理之外的更真理，诸如：美的涵意，静的本质，夜的企图，死的另一度境界以及空虚的被填充原来是由另一类更广博更无限的空虚，等等，等等。

故此，处身于月光中的最佳动作便是：托腮沉思，或在窗前或在银海孤屿般的露台上；而贝多芬的《月光曲》和肖邦的《夜曲》只是一种心的无声的奏鸣，就连一句溜滑于唇间的无意的泄露也不允许……偶尔，也会有写日记、谱曲、吟诗一类的冲动，那也最好克制，或让它成为一种凝视着笔尖的久久不肯落笔。而至于在小树林里或海滩上，互视互饮着对方眼神的情侣们，最多也容许一声若有若无的、幽幽的，叹息，动情还是勾魂，反正语言是绝对多余的，就更谈不上什么山盟海誓之类。

亿万年的投影，千古的斑记，永恒的反省，月光便是；最单纯的音乐，最原始的绘色，仅一字的诗句，那是：虚。

一九九零年九月

4. 床边童话

习惯在母亲柔言细语的讲故事声中，想象着王子、仙女、月宫、天河以及种种朦胧而一步步地迈入梦境是多数有着幸福童年的孩子所共有的经验。

我，也不例外。

其实，故事也无外乎老就是那么几只的重复又重复，滚瓜烂熟到有时母亲张冠李戴了，我还能立即加以拨正：“不，妈妈，仙女还没摘桃呢，第一次摘的是葡萄。”

“噢，是的，是葡萄，乖孩子，快闭眼睛。”于是我便安心地合上眼，而下一个人生镜头已是满屋金色的晨光，母亲正笑吟吟地站在床边，准备替我穿衣了。

但偏有那么一次，母亲直到该我上床的时间仍未归家。父亲坐在一潭熊熊的壁炉前，读着一册书陪我睡。没有故事、仙女以及葡萄。

而缺乏了这些美丽想象的陪伴，不知怎么的，入睡便成了一种不再可能。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有一只手隔着“窸窣”作响的被窝拍拍我的肩：“睡不着么？”

我从被窝中探出热乎乎的脸蛋：“嗯，爸爸，我想听故事……”

“但爸爸不会讲故事，”停了一会，他走到面对我小床的落地长窗前，拉开了垂帘，“这儿有一只故事，一只现实的故事，”他望着我的眼睛，“你能从中想象些什么出来吗？”

窗外是一派典型的上海寒冬的景象：昏暗的路灯斜照着法国梧桐枯秃了的枝丫，西北风中，一些行人正紧裹大衣与围巾顶风而行。我想：他们正赶回家去吧？就像现在的妈妈……下意识地，我复将颈臂龟缩回暖烘烘的被窝中去，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这里，正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呢。

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并很快入睡了。在那一夜的梦中，我已长大成人，临出门前，母亲把一件大衣披在我身上，说：“外面冷……”而父亲却将一柄宝剑交到我手中，说：“备着它吧，孩子，世界上除了公主与仙女外，还有恶魔。”

一九九零年元月十三日 离港赴沪前夕

5. 钢琴



它站着，乌黑，沉默而笨重，你能否理解它有一颗灵魂？如水似月，当纤细的指尖在键面上掠过，一点即碎；或如电似雷，当重重的力量在其心窝间捶下，撕心肺而不裂。

那天，当秋雁在落日的天边望断，再之后又很久，很久，你的魂魄早已被一缕潺潺的幽诉勾住，若即若离，时隐时现。你忽然觉得有些凉了，双手抱住了肩头，看一片枯叶从枝头黯然飘下。而街对岸的那扇仍没有着灯的窗页半开，你只能想象在墙上正放映着的一袭巨大的身影，掀背俯腰地向着一排贝齿投入地剖白，你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轻轻地向自己叹出口气来：“哦——这是钢琴……”

又一回，皓月当空，现实惨白，且纹丝不动如布景，而你正独自徘徊在一处布局井然的庭院里。雕像、露台、喷泉、台阶，而树影婆娑，如揉碎的梦境。突然，你被一连串激蹄般行进着的音符钓住，恰似猛然游进了激流中去的，一尾绝望了的鱼……你觉得中世纪不就在昨天？你感到人生再大的冲动也无非是那种向着高音区域的，琶音式消失的音符呐喊。你又能说些什么呢？除了张开双臂，朝着绝对空虚的天空呼唤道：“啊——这是钢琴！”

但当它站着，乌黑、沉默而笨重，你会否因此开始思索起所谓灵魂栖息的种种方式：飘荡？依附？寄居？还是感触的精虫，往往会在意想不及的一刻，令你精神受孕的某种可能？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日

6. 眼镜

当目光不再聚焦的时候，人类便发明了它。

在上帝赋予人类的诸多的恩赐物中，双眸应是最珍贵的一件了。除了色彩的拼调、影像的图配外，还有善恶的识别、真伪的鉴定，而更重要的是那两扇灵魂之窗的打开、下帘、掌灯和反射熠熠星光的种种传说。

躲在镜片背后的智慧的眼、思索的眼、火辣的眼、利剑的眼、淫耻的眼、虚伪的眼、势利的眼、诡计多端的眼……眼镜，都是第一线的接近者。它伸出两条长臂去攀住了脸崖峭壁上的两幅天然屏障，为了使自己永远不至于在各式目光的直逼下而退缩。因为它必须清醒自己的使命：对于佩戴者，世界，哪怕再广大，都是透过它的一种彻底被涵盖；而对于世界，佩戴者的双眼，哪怕再个案化，也只可能是经过它的一种，在同一标准线上的，洞察力的校正。而那拱桥洞，架鼻梁而过，架中界而过，架意识之复叠而过，遂将两束分散的观察，各以为是的判断，民主集中成了同一种的行动指南，左右互补，不偏不斜。

然而，世界有时也会模糊，当它从太热切的幻想突然进入到凉气袭面的现实中，或当成就与幸运的蒸汽将它透明的大脑皮层冲昏时。有时，生活也会斑渍点点而不再清晰，那是因为太多时空的污垢蒙蔽了它的本来面目。记住，最佳，也是最通常的方法，无非是将它摘下，再呵上一口反省的内涵，擦拭，便是让它恢复透视功能的唯一步骤了。

唯在梦境中，目光遵循的又是另一套聚焦理论，因此当睡眠，我们便将它摘下，让它卷腿收臂地劳息在了黑暗中的床头柜上……

一九九零年九月四日

7. 游戏的规则

凡游戏，都有规则，人生那一场的是：无论输赢，只可回首，不容反悔。

只有一种选择去完成一种搭配；一种特定去制造一种染色体的当然组合。走一条道路，循一延轨迹，继续一个方向，为了到达一处不想到达都一定要到达，也一定会到达的，谈不上是什么的，人生目标。因此，每个生命的十字路口，都徘徊着众多的彷徨者；而其实，彷徨不彷徨都一样，哪一条道不同样地布满荆棘？

有时，走在大街上，千百个旁行者中的某一个向你睨上一眼，随即转入了一条横巷，犹若流星滑向天边，水滴溢出人海，他，遂隐没成了一段永恒的不知下文。

有时抬头，在夜色深浓的都市，万千亮灯的窗洞向你启示：无数筋疲力尽的跋涉者，恰巧今晚，都在这里汇合，而明早，又将各奔各程。

有时偶经叩门者与启门者恰好于那一刻在泪水中拥抱的，他人的门前，你会困惑：究竟，他们的道前与路后，连贯着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曲折着一段怎么样的情节？而泪，为什么就一定要是朝着对方永远也见不到的背上滴下？至于拥抱，到底算不算是肉搏人生沙场后的一种情感补偿，还是动作惯性？

在我们这个生之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例外，而无数例外，构成一局从无例外。每段命运，都是一种特殊，而亿点特殊均匀为一片平等。每起邂逅，都是一次意外，而万千意外描绘出一轨必然。因此人，是不适宜去想往他人之种种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命运层面，互渗之不可能，犹若时光的无法倒流一样。你是这一座，他是那一座，永不能移动的青山，却总是你看他，他看你，更高。

这便是人生：无数不可忍受，但总要，也终会被忍受的人生；无数不可思议，但必须，也必能自圆其说的人生；无数悔恨，无数内疚，无数不如意，无数不知所措，因而只有顺其自然的人生；猜无数个谜，却亮出的只有一张牌底的人生；设无数条假如，却归于同一结论的人生；作无数只美或恶之梦，醒来，仍发现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生。

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 于香港

8. 少女的祈祷



一生中，人有过无数个第一次，在记忆的天秤上，第一次的珍贵往往重于今后无数次重复的总和，这是因为第一次在脑膜上刻下的记忆以及联想总是最深刻、最顽固、最无法改弦易辙，因而便也具有了最权威的引导性、暗示性。人有初恋、初吻、禁果的初尝，而我最难以忘怀的第一次却是一曲钢琴的旋律，在一片上海寒冬之晚的背景上定格成了一幅永恒的画面。

1967年底。我，正处于迷醉音乐的年岁上；而社会，又正丧魂落魄在一个疯狂旋涡的中心。学校停课了，始终逍遥于政治运动之外的我，只能将一日近十小时的青春能量全都燃耗在了小提琴的练习中，而让自己近乎错觉地沉湎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那些神话般的名字和神话般的旋律之中。为了防止琴声外泄而招来红袖章者们的倒眉怒颜，我的妙法是将一团碎布塞进琴肚里，于是琴弦便发出了一种只有拉奏者才能分辨得清的低吟之声，盈盈切切地在耳畔歌唱着中世纪，歌唱着阳光煦丽、月光温柔的另一度时空。

一日，我的提琴老师兴奋而至，并告诉我说，他已为我找到了一位钢琴伴奏。“而且，”他说，“这是一位与你年龄相若的少女。”这无疑是一个令我怦然心跳，继而更浮想联翩的消息，但使我好奇的仍是：在这翻江倒海的世道中，哪里竟还能安稳得下一座象征“资产阶级”的乐器——钢琴？

不管怎么说，为了让自己的耳朵能适应正常的提琴音色，我便着手将琴肚里的碎布取出来，并壮大了胆子地准备了几首小品，静静地盼候着那个美丽的机会的来临。

这是一个上海所常见的朔风革面的寒夜，我们抱着琴，走进了一条上海传统式的弄堂。路灯昏黄，月色凄凉，没有维也纳的露台，没有野蔷薇装饰的百叶窗，没有吉他，没有情歌。一扇“石库门”住宅的黑门打开了，穿过一片狼藉的天井和简朴的客堂，我们登上了一条叽咕作响的窄梯。但，就在此时，一溜串向高音区激蹄而进的清澄音符忽然从扶梯转弯处流出来，流下梯级，直透我们的心腑，我们拾级而上的脚步戛然而止了。“少女的祈祷！——”幽暗中我能见到提琴教师的眸子在闪亮，“这是这首曲子的曲名——唉，多久没听了，远久得就像在前一世的人生哪！”

真相，是在我们进入房内，并与弹奏者交谈之后才逐步了解到的。这是一间七八平方米见宽的亭子间，家具除了两张单人的钢丝床，几把折椅，就要算

是那座显眼的，几乎占据了一半空间的旧式壁琴。而琴上方的墙上，除了几条“语录”外，还有一幅毛主席在研究文稿时神情专注的宣传海报——没有雕塑，没有烛台，没有油画，更没有熊熊着诗意的壁炉。而弹奏者也远不是身着拖地白纱裙的贵族少女，飘逸动人，她只是一位近于发育不良的矮小苍白的女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那对忧郁的眼神和沉思的表情。

“爸爸妈妈都隔离了，正房和家具也都贴上了封条，只留下姐姐、我、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以及这方亭子间。”在互相熟络了一会之后，她说，并用眼睛幽幽地望着我们，“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能克服，只盼能给回我们这架琴……说是妄想吧，但我说，哪里也都会有好人，而那位工宣队指导员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只说了句‘弹起来要小心些’，便同意了我这项大胆的恳求。于是，琴盖上的那张封条就拆除了。”她将坐在琴凳上的身体侧转过去，一提手，一串向高音区递进的琶音便湿漉漉地顺势而出了。“少女的祈祷，我爱这首曲，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深夜，弹到它，就会联想起幼年时，爸爸如何手把手地教我们弹琴的种种细节——嗨！少女的祈祷呀少女的祈祷，这就算是我们姐妹俩共同的祈祷吧，祈祷父母能早些回家，祈祷冬天快过，春天快来，祈祷昨天的欢笑又能重在这间亭子间里升起，祈祷……”她转回脸来，眨一眨眼，两颗豆粒大的泪珠便溢眶而出了。

“伴奏谱带来了么？”停了一会儿，她才说，并用手指了一指我的提琴。这才令我们记起了此行的目的，但我与老师两人面面相觑，显然，我们原先的打算都已不约而同地修正了。“还是让我们听你弹琴吧——就弹《少女的祈祷》，”我说，“这比伴奏或许更有意思。”

“是么？”一丝淡然的微笑自她脸上掠过，但没有反对，因为就在下一刻，她已转回身去，开始了弹奏。

痴痴醉醉地，当我倾听着这人类最纯洁的旋律在这世纪最混浊的中心升起，并在这寒冬的夜空中开始传荡，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净化了，至少在这八米见方的亭子间中，世界变得温馨、善良、充满了美的祝愿和爱的理解。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么个春末夜，中年的我正置身在南国一处繁华的岛上，在半山区的一座豪宅的某个单元的宽敞的客厅间。一切都已彻底改变：观念、容貌、环境以及人生坐标。一尊散发披肩的亭亭少女的身影正坐在距我三四米外的三角琴前，俯身仰首地弹奏。激昂的八度音程震颤着我的心灵：这是“少女的祈祷”的前奏。但当主题温柔地露面，并依而又依依不舍在高音区的脆滴般的憧憬中时，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我起身向弹奏者走去，并在她琴凳的一角坐了下来。

“Daddy ? ……” 女儿的手指停止了弹奏动作，抬起脸来望着我，这是一张像她母亲一样漂亮的瓜子脸。

“……知道 Daddy 第一次听这首曲子时的情景吗？”我自言自语道，并不需要对方，也知道对方无法回答。

“嗯……”

“二十五年前，一个上海的寒冬之夜，在一间朝北的亭子间里，一座旧式的壁琴，一位与你年龄相若的少女……”

“她是谁——她是妈咪吗？”

“不，”我的眼神恍惚着，“她只是一位我见过一次面，甚至连姓名都忘了问的女孩。她，矮小、苍白、发育不良；她眼神忧郁，表情沉思，她不——绝不——美丽。但她却是第一次为我弹奏了这首美丽曲子的人，她让我了解了少女们的心中在祈祷些什么……”

女儿迷惘地望着我，她可能模糊地知觉了些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但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现一刻的她，能被我在怀里实实在在地搂着，而她长长的秀发正由我的指尖缓缓地梳理过去。“你有你的年华，Daddy 有 Daddy 的，孩子，而音乐之所以不朽，这是因为只有它，才可以跨越了时空。”我说。

一九九二年 清明后一天